

# 漫议文学批评的有效性

□於可训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最近成了一个热点话题。就其字面的意义而言,所谓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无疑是指文学批评活动应当产生实际效果。这种效果包含文学效果和社会效果两个方面。前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与它的工作对象,即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等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看文学批评活动相对于这些对象而言,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是对该对象的思想和艺术或内容和形式所作的阐释与评价,更进一步说,则是这种阐释与评价,是否有效地揭示了该对象所显示或隐含的意义与价值。后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与文学的读者,也包括文学批评的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看文学批评活动及其结果,是否对读者产生影响,和这种影响的深广程度及性质与结果如何。前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作为一种文学活动的有效性,后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的有效性,前者是文学性的效用,后者是社会性的效用,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通过前者的效用而发生效用的。谈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不能不注意二者之间的这种依存关系。

以上,是就文学批评的有效性的字面意义或词语(概念、范畴、命题)意义而言,如就其现实性而言,则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今文坛,存在太多无效的批评,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评。以我粗浅的观察,这种无效批评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不读作品的空头批评。说完全不读作品,可能冤枉了这类空头批评家,但粗粗浏览一下作品的梗概,或借助推介材料了解一点作品的大意,抑或抽读一些作品的章节段落,就开展批评,却是这类批评家的通病。更有甚者,是借助他人的转述,在他人的文章或发言中,掠取若干情节或命意,借鸡生蛋,就汤下面,假争鸣、商榷或多义、歧见之名展开批评,如此等等。对作品的精读、对批评对象的深入了解,原本是文学批评的起点和依据。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就十分强调对文学作品的精读细读,留下了许多丰富的经验。20世纪初兴起的英美新批评,甚至以“细读”二字为其派别的标志,这类空头批评却对文学创造的产品视若罔闻,仅凭大致的印象和一己的揣测作徒手的操练,结果既无益于创作,又有负于读者,是一种典型的无效批评。

第二种表现,是专在外国作战的迂回批评。这类批评又有不同的表现。其一,是赞扬作家的创作精神,常有甘于寂寞,潜心创作,数年磨一剑之类的赞词。其二,是述说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已取得的成就,借当代文学史或文学界公认的评价,称颂作家的水平和能力。其三,是讲说与该作家或批评对象相关的理论或文学常识,以之为导引,作欲就具体评论该作家作品或批评对象的跃跃欲试的趋向和态势。其四,更有甚者,是搜罗作家的生平、创作轶事,或与作家交往的见闻,间有与作品相关本事、原型,随意铺张,大肆渲染,迹近文学“八卦”。如此等等,这种所谓文学批评,最终都不直接深入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而是点到为止,或在需要涉及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时,绕开正道,行走两厢,顾左右而言他。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在这类批评文章中,如草蛇灰线,时隐时现,或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无法把握其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的阐释和评价,因而也是一种无效的批评。

第三种表现,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宏大批评。这类批评假学术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流行的宏观研究之名,且借助这种宏观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动辄高屋建瓴,以西方某家某派的理论为蓝本,构造一个宏观的理论框架,而后从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中寻找适合证明该理论的具体例证,又以该理论的观念和方法加以阐释和说明,结果所得的不是或不完全是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的独

立自主或客观公允的判断与评价,而是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无误和应用于批评对象的普适性。这类文学批评虽然不拒绝阅读文学作品和深入批评对象,但因为这种“主题先行”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和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的批评态度,割裂了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性或批评对象所特有的现实性,对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同样是无效的。即使这类批评家所运用的理论,对阐释、评价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可能存在某种有效性,这种有效性也只限于与该理论对应的部分,而非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整体阐释和评价的有效性。

第四种表现,是缺少经验和感悟的纯理性批评。这类批评源于学院派长期形成的一种学术著述传统或论文写作方式,这种著述传统和写作方式,不重视作者对文学作品的感觉和经验,相反,却认为这种感觉和经验有害于学术研究的理性判断和理论表述。批评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在这类批评家眼里,不是一个感觉经验的整体,而是依各种构成要素,诸如题材、主题、结构、语言、方法、技巧等分类切割的碎片。批评家的工作,就在于将这些分类切割的碎片,进行理论上的说明,指出它的性能 and 特点,而不顾及它在整体上给人带来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感受。文学批评与一般的社会文化批评的不同之处,是它十分重视审美感悟或感性经验。虽然它最后也要像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形成一种“哲学的认识”,转换成“理论学的语言”,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升到理性认识,但却是从感性经验出发的,离不开审美感悟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十分讲究体味、参悟、品评之类的感性活动,以此追求艺术感受过程中无穷的意境和韵味。西方文学批评在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上重视感性经验的同时,也有偏重感性经验的印象主义批评,都说明文学批评离不开对批评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经验和感悟。无视文学作品的感性特征,在文学批评中放逐经验和感悟,自然不能对文学批评对象作出有效的阐释和评价。

第五种表现,是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新书或新作评介,本来是近现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初级形态,在近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也是最早独立的一种文学批评样式。在常态下,这种批评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对文学作品及相关背景知识的介绍、说明,向读者推荐新书新作,帮助读者进行阅读选择,充当一种“导游”角色。其形式和内容虽然比较简要,但却包含有文学批评基本的写作要素。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虽然也大多以新书、新作推介的形式出现,但往往不是以忠实地引导读者的阅读选择,而以其活动的商业或其他功利目的为目的。这类炒作批评,往往善于借助名人或某些文学组织、出版机构的社会效应,利用纸质或电子媒体,制造新闻热点,或通过销售渠道,用广告的形式进行商业包装。虚张声势,华而不实,夸大一点,不计其数,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招徕看客,吸引眼球,这是这类炒作批评的一个特点。结果既不能对文学作品作出客观评价,又不能对读者的文学阅读进行正确的引导,失去了应有的文学效用和社会效用。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问题的,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中外文学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包括文学批评的观念、方法和模式的产生,都不是向壁虚构的,也不是冥思玄想的结果,而是针对某些具体的批评对象,或从某些文学理论和相关学科,如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的理论派生出来的。前者是因为要回答某些具体的文学批评对象中提出的问题,并对之作出相应的阐释和评价。有些问题是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为此前的文学批评所无法回答,或不能解决

的,故必须构造一种新观念、新方法,创建一种新模式,以适应文学批评阐释和评价新对象的需要,因而这些批评理论的产生,都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如美国学者韦勒克就认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取代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一方面是由于创作“转向艺术的情感效果而引起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创作“日益强调艺术家的自我表现”的倾向造成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当代文学批评一度重视精神分析和神话—原型,以及结构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批评理论,也是因为新时期文学创作,尤其是当时的先锋文学实验中,出现了新内容和新形式造成的。后者则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其中包含有丰富的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精神基因和思想元素,需要文学批评去感知和发现,并给予恰当的阐释和评价。因而从这些学科的理论中,就派生出了专门的文学批评理论。如社会历史批评之如社会学、道德批评之如伦理学,精神分析批评之如心理学,神话—原型批评之如人类学,文化批评之如文化学,结构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之如语言学等等。有些学科的理论,如属于社会学范畴的孟子的“知人论世”的理论,丹纳的影响文学生产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的理论等,因为包含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而见之于不同的批评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批评实践,成了文学批评最基本的,也是最普遍的原则和方法。可见由这些学科派生的文学批评理论,同样是为了适应批评对象的需要,因而对具体的批评对象而言,也是具备有效性的。

文学批评有效性的丧失有很多原因,市场和商业化环境的影响,以及某些功利性社会因素的作用,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显而易见的,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容易引起关注,得到矫正。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当代文学批评在顺应市场化、商品化潮流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自我反思和在这个基础上的理论重建。“文革”结束以后的新时期以来,在我的印象中,当代文学批评先后经历过两次较大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每一次反思和重建,最终都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当代文学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一次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代文学批评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对长期形成的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批评进行了历史的反思,促成了这期间文学批评标准的改变,以真实性为核心的文学批评标准,不但对正在兴起的伤痕和反思文学潮流,起了积极的保护和有力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其中所表达的真实情感和真诚思考,也作了有效的阐释和评价。第二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随着当代文学革新潮流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先锋文学实验的广泛展开,进一步更新文学批评观念,改变文学批评方法,就成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当务之急。短短数年间,域外各种批评流派的理念和方法,尤其是西方20世纪以来各种新的文学批评模式,被纷纷引进,在这个基础上,同时也开始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础建设,1985年甚至因此被称为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年。这期间文学批评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同样有效地保护和促进了当代文学革新和先锋文学实验潮流,造就了新时期文学和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一个黄金时期。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我认为,当下文学批评有必要进行一次新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庶几能尽快改变这种无效性的批评局面,使当代文学批评能为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 如何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19)

## 《夏玉祥诗词集》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夏玉祥诗词集》研讨会近日在石家庄举行。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艾文礼出席研讨会并致辞。

《夏玉祥诗词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作者创作的古诗体诗词作品150余首,是作者60余载人生阅历的集萃、40多年勤勉工作的写

照。来自北京、辽宁、河北等地的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发言,从主题思想、艺术特色、诗品人品等多个角度对该书进行了评价和探讨,对作者在古诗体诗词艺术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大家认为,作者真实地反映现实,真诚地感悟人生,把自己真切的生命感受融入字里行间,

以诗言志、以诗志行,表达出作者对生命、自然、祖国和家乡的热爱,反映了作者对社会、人民、工作和职责的担当。该书中的诗作语言朴实自然,感情真挚饱满,风格明朗而又含蓄,通俗而又脱俗,是一部体现诗人人

生追求和诗艺特色的作品。

(欣 闻)

## 《我是一个兵》将亮相央视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5周年之际,由解放军电视中心策划打造的大型电视文艺节目《我是一个兵》近日在京录制完成,将于八一建军节当天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我是一个兵》注重坚持贴近部队使命任务,贴近军营火热生活,贴近官兵朴素情感。晚会包括向军旗敬礼、请祖国人民检阅、当代士兵风采、永远的军人情怀、光荣的士兵、光荣使命等板块,以鲜活生动的时代气息、真实感人的军人故事、新颖独特的艺术创新,多角度、多层面地诠释了“光荣士兵”的职责使命,展示了“当代士兵”的精神风貌,抒发了“忠诚士兵”对党、祖国和人民的挚爱深情。晚会充分发挥了电视艺术的特有优势,利用歌舞、小品、访谈、专题片等多种形式,营造出全军官兵齐欢跃、南南北北同过节的喜庆氛围。多位军地知名艺术家和部队优秀文艺骨干在晚上联袂献艺。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近日,刘江诗集《诗意的时尚》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会上,刘江坦言,自己从小学时开始读诗,初中时开始写诗,直到后来做记者、创办时尚传媒集团,都从未停止过“爱诗”的情怀。

早在20年前,刘江就曾推出他的第一部诗集《时间深处的爱》,其诗歌语言清新、朴实,将奇妙的意象和深刻的哲理寓于平凡的生活场景中,字里行间能感受到浓浓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此次推出的诗集《诗意的时尚》,集结了刘江20年间创作的百余首诗歌,内容丰富多彩,折射出他对自然、对生活、对时尚事业发自内心的深处的热爱。整部诗集仍沿袭以往灵动的语言风格,在文辞表达上有意规避使用华丽的辞藻和繁复的意象,看似平实却充满了巨大的张力和丰富的内涵。

萧殷与中国新文学批评高级论坛于2012年7月9日在广东河源市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新文学学会主办,中共河源市委宣传部和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承办。来自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并从多层次、多角度对萧殷的

的生平、文学价值,其对新文学的贡献,对新文学工作者的培养以及其文艺批评的当下价值等做了全面的论述,并对在新时期如何传承萧殷的文学批评精神提出了一些见解。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张炯谈到,萧殷是一位具有使命感的大写的人,他不但是小说家、文艺理论家,同时也是文学教育家和文学编辑家。他的创作和文学理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继续为我们提供艺术的欣赏和思想的启示,而且他为培养革命文艺的人才所做的工作同样会被载入文艺革命的史册。另外,由于他卓越的编辑工作,他编辑的文章和作品在思想和艺术层面让无数的读者从中获益。最后他还以萧殷对作家浩然的帮助以及他的主要理论文章《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作补充,进行举例论述萧殷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

华中师大原校长王庆生认为,萧殷文学评论的当下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写评论一定要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有感而发,要针对文学的发展,对文学创作中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评论;第二,萧殷对青年作家的培养不奉承不溢美,坚持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在培养青年的时候,他不计名利,不慕荣誉,以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的精神培养年轻人。王蒙就很动情地称其为“第一恩师”。第三,坚持真理、不媚俗、不曲实的精神品质值得我们深入学习。

质斐、张永健、熊元义、赵小琪、李遇春、熊德彪、游焜焜、谭元亨、蔡运柱、黄伟宗等专家,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总结萧殷的文艺观、美学观,特别是他对青年作家的培养和扶持,对文学编辑事业的热爱和贡献,都是文学工作者学习的典范。当代文艺评论家要继承和发扬萧殷等前辈文学批评家的风范,担负起开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新局面的责任。

## 《红尘》三部曲 武汉研讨彭建新

本报讯 由武汉市文联、武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武汉文艺理论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彭建新《红尘》三部曲作品研讨会日前在湖北武汉举行。《红尘》三部曲是彭建新系列长篇小说《孕城》《招魂》《婉世》的总称,作者用一以贯之的“汉味”语言叙述及寓庄于谐的行文,将宏大叙事融于司空见惯的市井生活之中,以白描的风格重现了1904年至1949年间武汉三教九流、光怪陆离的日常生活,由此描绘出说汉市民的社会风气

和武汉三镇的时代巨变。与会者认为,《红尘》三部曲在书写武汉大历史与市民生活小历史方面有独到的处理方式,作品展示了武汉的民风民俗以及大历史之下的城市与个人命运。小说对武汉方言、民俗、历史、文化等有扎实的研究。关于“方志”类小说写作中如何把握地域特性和民族共性的问题,大家认为,只有专注于一方水土上生活与生命形态的书写,同时自觉超越一地之局限,将笔力深入到民族文化生活里去,才能创作出受读者欢迎的作品。(刘 颀)

## 《艾米莉·古怪小姐》漫画引进中国大陆

本报讯 在连续4年不断推出“人文原创优秀绘本”系列之后,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美国第一大漫画公司黑马漫画正式合作,引进早已风靡欧美、日韩和港台地区多年的《艾米莉·古怪小姐》系列漫画。漫画的主人公艾米莉,古怪小姐是美国漫画家罗伯·瑞金笔下的经典人物,艾米莉的标志性特点是永远13岁。13这个数字在人们眼中代表着诅咒和厄运,就像她那象征着神秘和特立独

马新朝的诗歌创作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诗学主张,又能吸收西方的现代技巧,其诗歌的现代性和先锋性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基础之上的。他的短诗成就主要体现在诗集《低处的光》《花红触地》。从其中可以看出,作者善于用更加现代的表现手法和思想意识关注普通人的命运。

(奚同友)

马新朝的诗歌创作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诗学主张,又能吸收西方的现代技巧,其诗歌的现代性和先锋性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基础之上的。他的短诗成就主要体现在诗集《低处的光》《花红触地》。从其中可以看出,作者善于用更加现代的表现手法和思想意识关注普通人的命运。

(行 超)

## 中俄文化大集将举行

本报讯(记者 徐健)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俄罗斯联邦文化部、中国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阿穆尔州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俄文化大集(黑龙江——阿穆尔)将于8月18日至24日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和阿穆尔州布拉亚维申斯克市同期举办。本届活动的主题为“文化贸易、文化交流、友好合作、繁荣发展”,以建设区域性大型中俄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和机制为目标,以文化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为主,面向文化产业和市场,力求为两国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搭建展示才艺的广阔平台。活动包括高层交流互动、文化展销、文艺演出、文化推介洽谈、文化旅游、民众文化活动等6大板块。

与此同时,由文化部 and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黑河市人民政府承办,以“游走边城,寻根华夏”为主题的2012中国国际文化休闲周也将于8月20日至26日举行。本次文化休闲周以品尝享受文化为导向,与旅游观光、健康休闲相结合,力求在自然与文化的融汇中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同时,推动文化内容主导文化旅游发展模式,使文化旅游休闲成为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支点。

## 韦丘同志逝世

中国作协名誉委员,广东省作协原党组成员、常务副主席韦丘同志,因病于2012年7月12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0岁。

韦丘,原名黎思强。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6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红花集》《万水千山总是情》《迈过窗口》《红枫绿叶》《音乐喷泉》《韦丘作品选萃》《解不开的情结》等十余部,诗评集《寻她千百度》《诗的人生》,散文集《都市三点式》《纽约四十四小时》《亮点,就在那一片绿》等。诗集《青春和爱情的故事》获广东省第二届鲁迅文艺奖文学奖。

## 萧育轩同志逝世

湖南省作协原副主席萧育轩同志,因病于2012年7月22日在长沙逝世,享年75岁。

萧育轩,原名萧毓辉。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乱世少年》《山水依依》《三怪客》,短篇小说集《迎冰曲》《西方来客》《战冰殇》,散文集《夜笔留痕》。《乱世少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第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长篇儿童小说奖、国家优秀儿童读物二等奖等。

## 专家研讨年度报告文学精品集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日,由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和中国报告文学网主办的《2011年度中国报告文学精品集》研讨会在京举行。雷达、白描、梁鸿鹰、包明德、何向阳、党元元、刘水晶等与会研讨。

《2011年度中国报告文学精品集》共60余万字,收录了19篇感人的报告文学作品。与会者认为,这些作品以弘扬时代主旋律为己任,以饱满的热情、细腻的笔触、平实的语言,成功地塑造了各条战线上不同的人物形象。作品题材丰富多样,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注重通过个人命运来反映时代的快速发展,生活气息浓厚,语言风格朴实。该书真实记录时代特征,对繁荣文学创作、推动报告文学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此外,与会者还对作品存在的需要改进之处提出了中肯的建议。